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三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陳祁

謄錄監生臣沈㸄

尚書精義卷三十一

宋 黄倫 撰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東坡曰大保召公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於王

無垢曰紂在上九夷八蠻皆不得其所故誠意斷絶

不復修朝貢之禮及武王克商小人盡去弊政盡除四海一家中國一人九夷八蠻皆有獻誠之路而西旅所以致四尺之獒以為貢也犬四尺曰獒然則西旅貢非所當貢之物亦有罪乎曰夷狄何罪其國中所出者惟獒故以通誠意耳至受與不受有教化存焉受之則夷狄以謂中國好珍奇狗馬之玩將有輕中國之心不受則使四夷知中國所尚者理義不以奇玩為高也其敢不儆乎昔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然則受與不受利害如此召公豈得默默哉

張氏曰西旅之獒非所當獻也武王之聖非所當受也非所當獻而獻之則其獻無名非所當受而受之則其受無義若然則召公之為太保其可以默而無言乎此旅獒之所以作也

呂氏曰武王初克商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論來武王初克商如此獒之微物必不能動武王何

故前日歸許多馬放許多牛方驅許多虎豹犀象了不數日而西旅獻獒獒似不足以動武王而召公所以勤勤者盖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與狂初不相遠特在念與不念之間耳何况創業之時若有一毫之累便不垂統於後則後必有丘山之累此正本謹始召公所以不得不戒武王方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固是不得為一獒所動然武王初定天下已能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若不又警戒時此心必

恐便倚恃已前曾遠得珍禽竒獸便是罔念道理此

召公之意正在此也

曰嗚呼明王慎徳四夷咸賔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

食器用

無㧑曰禹貢九州所貢邇也萊夷所貢遠也各以其方所生之物為獻葢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先王不責以所無不廢其所有也然其所獻者非以資耳目之玩逞心志之欲如漢武以天馬而伐大宛以蒟醬而

開西南夷也惟服食器用所不可缺者而已

孔氏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是則以器用為一或以羽毛齒革瑤琨篠簜器也牛馬大龜之類用也

呂氏曰聖人之心不曾留意於物所以受者盖緣是少不得聖人不可不受至于珍禽奇獸聖人何嘗言盖方物之來便是慎德之所召若方物之至玩好之物也受此心便是荒怠不是初致方物之本心聖人

慎德工夫所以無窮也

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無垢曰畢獻方物乃吾德之形見也德豈吾所敢自居哉亦惟異姓諸侯同心協德所致耳先王不忌不刻善與人同之意可想見矣然則異姓諸侯受朝廷之賜其可少怠於德而不修其所服之職事乎上下修德則方物是來倘惟不德則兵革亦至矣　又曰

賜異姓以服食器用之物賜同姓以寳玉之物同是物也桀紂以是賜人則人恥之堯舜以是賜人則人貴之是物又以德為主也人所以不敢輕易吾君之所賜者以德在物也重其人則亦重其物矣禮論祭祀必求仁者之粟以祀其親粟一也而必求仁者豈非以德為貴乎

吕氏曰明德之致於異姓之邦者葢方物之獻德之所以致以事論之如肅慎來賀成王賜之賄是明德

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者所以教他因我所賜之物常思守邦敬守王度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者如魯之所謂寶玉大弓是王者雖公天下為心然自親以及疎所謂異姓之邦則疎所賜者不過遠方所貢方物而遇伯叔之國乃是枝葉之親故以重寶珍玉賜之以展親親親之義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無垢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君子盡心則經綸謀慮興起治功於旦暮之頃防閑禍患於千載之後何以使君子得盡其心乎尊敬之委重之可也倘惟狎侮加於君子彼將振衣引去無復肯為朝廷盡心矣人主其誰恃乎昔宋孝武好狎侮大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王玄謨為老傖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齴宗靈秀體肥每至集會多所賜予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故身死未幾太宰義恭受遺輔政

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至㢢帝受弑其誰啓之　又曰天下之功曷嘗不自尊嚴中成小人以力事上當至誠尊嚴以待之使其臨事不敢慢而櫛風沐雨侵寒犯暑罔或怠惰可也倘以狎侮待之君子知禮義第奉身而退耳小人不知此理亦以狎侮報之茍簡鹵莽偷閒怠惰而不肯盡其力矣何至此哉宋公靳宋萬而卒為宋萬所弑唐敬宗與羣小狎昵亦卒為羣小所弑其禍乃至於如此者召公之言優游不迫

未欲極其說耳

張氏曰狎則外有所褻侮則内有所慢狎侮君子則遇君子不以禮矣此君子所以莫肯爲之用也狎侮小人則遇小人不以禮矣此小人所以莫肯爲之使也君子則人之所德而信之者也故狎侮君子非特罔以盡其心焉人之心且皆莫肯爲之盡矣小人則非人之所德而信之者也故狎侮小人特曰罔以盡其力而已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無垢曰愚者以耳目為我聖人以心為我以耳目為我則姦聲亂色足以熒惑其心志以心為我耳目具位而不縱天下萬事皆以心造化之心正則耳目正矣蓋心體本正以心為我無往而不正故百事之度皆得其正玩人而喪德如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逐其間者此玩人也如此所為何德之可言玩物喪志如漢武帝為一馬之故至起兵而伐人國此玩物

也如此所為何志之可言蓋有德者常以敬自持故不敢以人為玩有志者常以道為凖故不敢以物為玩

張氏曰耳之於聲目之於色性也而君子不謂性若夫為耳目所役則逐物而不知返是故役於目則亂五色淫文章役於耳則亂五聲淫六律如此則百度所以失其正矣玩人則狎侮狎侮所以喪德玩物則役耳目役耳目所以喪志玩人有甚於玩物喪德有

甚於喪志君子之志志於仁義而已今也一於玩物而不能居仁由義此志之所以喪也

呂氏曰心之官以耳目為主當要虛中無我若是心聽命於耳目為耳目所使則心流於玩好本源如此則事皆頹壞百度所以不正惟是心之官虛中無我坐應萬變則百度無不正若為耳目所役則此心流於一物上唐莊宗好聲樂隋煬帝好宮室二君之心為耳目所役便在聲樂宮室上其他事都不理為人

君者乃是萬化之本原本原須是十分澄徹虛中無我方是不為耳目所役百度自然正矣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無垢曰道即心也誠求得其本心以此出而為志則常安而不摇以此發而為言則善應而有法

張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也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本末嘗非道則心者道之所舍及其出而為志必以道而後足以寧身發而為言必以道而後足以接物若夫

志不以道則志為物累驕奢淫佚無所不為身有不寧者矣言不以道則言不循理詖邪淫遁無所不至物有不接者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無垢曰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物必賤用物此不易之理也故以有益為主則無益者自廢以用物為主則異物自廢

史氏曰解心之繆則治身之效著去德之累則及人

之利溥今夫畋遊宴樂無益者也道德仁義有益者也吾不作無益而反害有益則心之繆解矣用以治身功其有不成者乎珍奇淫巧異物也黍稷桑麻用物也吾不貴其所異而反賤其所常用則德之累去矣推以及人民其有不足者乎蓋人君私縱耳目之欲一作於心而害生於彼一貴於上而賤及於下則自身以至於人顛倒錯亂其禍有不可勝救者矣

張氏曰事之有益於理者可以為也不作無益以害

之則有以興民之利故功乃成物之有適於用者可以貴也不貴異物而賤之則有以裕民之財故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東坡曰王者之世宜尚廉而怯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遠方者多矣而貪吏適足以致寇況於王乎周穆王得狼鹿而荒服因以不至

無垢曰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使人主視寶玉奇珍如糞土而以賢者為寶則必建長久之策致人主於三代之隆而中國之民人人得其所矣安富尊榮孝悌忠信何止邇人安哉決不為白狼而起犬戎之師決不為天馬而興大宛之役以人主所寶者賢也然則人主於所寶其可不謹哉

張氏曰不寶遠物則於遠無所取而遠人不擾矣故遠人格遠人格則四夷來王是也所寶惟賢則於賢

無所遺而邇人可以治矣故邇人安邇人安則四方無虞是也傳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又曰仁人者國之寶也則有天下國家者其於所寶可不謹哉

呂氏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這一句自襄周至於漢唐上自朝廷下至守邊吏所以蠻夷不服者都縁是貪太保這一句最親切的當如此曹丕求明珠孫權便不服穆王求白狼白鹿方物便不至後世守邊吏所以開邊釁而致戎狄之害者只縁是受遠物在乎

貪也所寶惟賢一件事相為消長若見得賢實可寶之物則虛化之物定是不寶人惟不知賢之可寶見得一個異物可喜所以貪冒致戎狄之禍若真誠義理天下所可重所可寶者豈過於賢者入賢者門庭安賢者趣味遠物自然視如浮雲鴻毛之輕秋毫之微識其不可寶者則所寶莫非賢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無垢曰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萌芽懷山襄陵之水起於濫觴萌芽不絶則斧斤勞濫觴不治則胼胝苦盖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古人於細行所以必愛惜也一時失路未為害也往而不已豈非為大德之害乎終累大德真格言哉終之為言謂其不已也受一獒之獻細行也狎侮之心珍奇之念自此而起源源不絶將為漢武帝矣可不戒哉九仞之山以一簣而虧細行不慎為大德之累是始之非難終之為難也允

信也迪行也召公言武王信行慎德則此心安靜不為非法以擾動天下使生民皆得安其居耕田鑿井仰事俯育熙熙然知有生之可樂矣民心如此天心在焉天人同心幽明協德武王世世作民父母為天下王此自然之理也

陸氏曰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機者所貴乎不遠而復知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

防之乃其識也涓涓不遏終徧桑田燄燄不除卒燎原野流熇已甚禍災遂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易曰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無垢曰夫巢伯來朝非朝武王也朝武王德也芮伯作旅巢命旅陳也安國謂芮伯周同姓圻内之國為

卿大夫其所陳者述武王之意以命巢伯也其中必有戒飭如冏命畢命之意其篇亡矣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無垢曰武王有疾周公有代死之册在金縢之匱今録而成篇金縢之册非周公而誰作乎至於成王信流言以金縢之書而悔上天動雷電以金縢之書而知故史官因叙其事以見金縢之作以明周公之心也使武王無病則金縢之書不作使上天不怒則金

滕之書不開然則因流言因天威乃見周公金滕之書所以孔子判之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也　又曰聖人存心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成王信流言疑周公周公雖死不自明也夫不自明而周公死豈不陷成王為有過之主哉曰吾之心取信於天耳使吾心無愧於天則成王必寤儻成王不寤而周公死是周公之心終有愧於天而天不為之動也其何怨天尤人之有乎

周氏曰周公作金縢其訓諸後世之為臣者忠於其上雖其命有可易焉信乎曰周公之教人備矣昔武王老成王幼管蔡不可教周公身任天下之重也身任天下之重萬世我賴變不謀寧亂不謀定惡足為周公哉衛道也周慮患也深防患未然其唯金縢乎微是周室其變矣

蘇子才曰案金縢乃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

周公作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無垢曰克商明年武王有疾而弗豫弗豫猶不懌也蓋疾既甚則情思昏憒支體疲怠氣息微弱安有悅豫之心哉病至於弗豫則疾勢危矣臣子之心亦安

得不憂哉夫武王年八十三伐紂八十四即位是弗豫之年已八十四矣年亦老矣而疾至於弗豫死為必然而生亦僥倖矣此召公太公所以欲敬而求諸龜卜也卜而吉固可慶也卜而不吉則將為立子計爾周公以謂若卜而不吉非周家之福也故以未可以憂我先王之辭拒二公若夫代死之事吾位居冢宰親則兄弟當自任之不可以委二公也功事也自以為己功者自以代死為己事也非以詐辭拒二公

而自取其功也學者觀聖賢當以聖賢之心為心築土曰壇除地曰墠先除地以袪穢濁後立壇以尊神明為三壇於墠中故曰為三壇同墠也三壇之外又為一壇於三壇之南所以北面三壇而周公立於此壇也植璧於神坐而秉珪於掌握告太王王季文王以代死之事焉

楊氏曰或曰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其為臣子一也在他人則拒之在已則為

之仲尼書之曰公乃自以為功得非過之也於此見周公之大也噫茍非公乃自以為功之一句則周公之心安顯哉嘗試論之武王之崩克商已五年矣尚有武庚三監叛於内奄及淮夷叛於外而況克商之二年而王有疾則天下之心未盡固矣宗廟社稷未為無慮矣於時周公自以安國定社稷為已事豈非大哉

張氏曰昔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示

其無事於禱也然則武王之疾周公必欲禱之者豈固異哉孔子之不禱為已故也周公之必禱為君親也為已而禱是不知命也為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也無義無命豈周公孔子之所為哉此其所以不同也雖然命出於天其死生夀夭之數固非人之所能為而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周公豈不知天而茍為之哉蓋其愛君親之心出於至誠固足以感通於神明自非深知死生之故鬼神之情將曷足以及此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無垢曰祝辭曰若爾三王有大子之責於天則以旦

代發之身責猶取責於人之責言天必欲周一大子之死三王不得而已也今我有一策可以免武王之死塞上天之責其策如何以旦代發之身是也事鬼神之道當誠實不當有隱情詩稱周公曰公孫碩膚以言周公有大美而遜退也今對三王自稱我仁孝能順曾祖考皇祖考皇考又稱我多材能多技藝能事鬼神安在其能遜退哉無乃有驕吝之心乎曰不然盖遜退乃周公之本心而自稱乃窮迫不得已之

辭也事鬼神之際當以誠實不當有隱情此周公所以自稱材德而不疑也不如是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矣人各有能有不能事鬼神者周公之能佑四方者武王之能周公之意以謂天必欲周家一子之死當取能事鬼神者不當取佑四方者取周公以事鬼神留武王以佑四方豈不為當乎下地對上天而言也四方之民知武王在上皆祗敬畏服不敢起姦邪之心蓋天下方定民心易揺使武王於是死則子子

孫孫基業未可知也何以言之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四方姦心將有不可知者矣其何敢保其祇畏乎且武王一死三監及淮夷乃挾武庚以叛則周公之說可謂先見事幾矣天之降寶命謂天使武王得天下也武王在則寶命長存寶命長存則宗廟嚴奉三王血食有所矣武王死則姦邪將起寶命殞墜寶命殞墜則宗廟以隳隳矣三王其何所依歸乎許我則兆見其吉是武王生而周公得死所也我將

以此璧此珪歸家以待三王之命晏然而就死焉不許則兆見其凶是必欲王之死而不許周公之代也璧珪所以事鬼神既不許周公代武王之死是周公不可以事鬼神也故屛璧與珪而無所事焉

東坡曰死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為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以動天地感鬼神多矣況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為兄臣為君也乃為天下為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議者世

之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鄭氏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嘿爾視其歔欷而就死中心惻然欲為請命周公達於此理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至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

呂氏曰天命所在壽夭長短自有定數當武王疾時

周公聖人豈不知天命所在而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謂公出于一時忠愛之故不暇顧其正理亦不然於此當知天命一原之理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無垢曰是三龜非三王各設一龜以卜吉凶也乃用三代兆法以卜之故謂之三龜也一習吉者習因也

先卜夏兆夏之兆法既以為吉次卜商兆商之兆法因之又以為吉次卜周兆周之兆法因之亦以為吉三兆雖不同而一皆因為吉則武王之不死無疑矣周官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康成解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疊也未見占書時大夫與卜人已見兆之為吉矣及取占書證之又見其為吉然後周公取兆以觀之兆即體也乃占兆之大象知王必安而無害矣新命於

三王謂新得吉卜之命於三王也若此則武王不死而可創立規模為子孫長久之計矣茲攸俟所謂歸俟爾命也能念予一人謂三王果能以武王為念使武王安也然則三王能念予一人則天下安不能念予一人則天下未可知也公歸歸俟三王之命乃納册於金縢之匱是祝册之明日武王即獲平安也

尚書精義卷三十二

宋 黄倫 撰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無垢曰管叔周公之兄蔡叔霍叔周公之弟天下之至親者莫如吾兄弟也周公大聖宜兄弟之知其心

矣今乃流無實之言以害周公豈人之情也哉曰周公權太重也成王幼弱周公專制天下剖斷萬機雖名曰臣其實行君之事其迹似可疑也則流言之起不為無名矣周公平昔用心兄弟宜知之矣曰不然唯聖知聖唯賢知賢心志既差識趣絶異凡情俗態安能知聖賢之所存乎為兄弟而不知以其心不同也而又何怪乎此亦聖賢之不幸者也公將不利於孺子此所謂流言也嗚呼何待周公之薄哉曰此以

凡俗見周公不以周公見周公也指成王為孺子則天子幼弱可知矣夫殺管叔降霍叔囚蔡叔乃先王之心也使周公懷一毫私意以害兄弟其何以見先王乎所以告太公名公我儻以私意不致辟於三叔我將何以告我先王乎以此知周公之心乃先王之心先王之心乃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乃天心也居東二年乃始能殺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亦可謂強大矣東征時雖告成王成王不能不惑於流言而以周

公為可疑既有疑心則成王安敢不從周公之請乃若其心葢以三叔為忠臣而以周公為簒賊也周公既誅三叔則成王疑愈深周公所以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成王葢莫之悟也其心方欲責問周公征誅之罪特以兵在公手未敢顯然形於語言耳

呂氏曰武王既喪亡後事非是一時但史臣欲把周公始終合為一篇管蔡及羣弟流言於國非是周公待他不至自是他質資卑下以小人之心量聖人且

四凶在堯朝至舜時乃露其惡態四凶元不是好人至舜之時罪不可掩耳管蔡之在武王時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如此其質資卑下遇事則發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處此見舜之待象與周公之待管蔡其事雖異而其心則一何者象之欲害舜不過是舜之一身當周公時成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宜誅之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無垢曰夫雷風之異何自而來哉自成王心中來也

心疑忠聖凝結成象故為雷為電為風以變常也如周公忠聖成王信之任之政事一聽之此常也成王有常心則為天清為地寧為和氣為太平安得有雷風之異成王信小人之言疑周公欲為簒賊此心之變常者也成王變常則為雷為電為風以見災異矣夫禾民藉以為命大木根蟠本固未易揺動也今禾偃木抜尚使人驚駭况如周公天下恃以為命其忠聖豈可一日而揺動哉王見天變怛焉恐懼故皮弁素

服以見純實之意且啓金縢求占騐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冊嗚呼成王本無心求此書周公本無心留此書為後日計然而讒謗由此而明盛德由此而著然後知天人之理全在無心處耳使成王有心求此書則無風雷之變使周公有心留此書則是姦人偽士為身謀巧計豈足以致風雷之變哉故君子當盡其所以為臣子之道天人之理昭昭然不可誣也太公召公未見此書自知周公忠誠矣然當成王疑

貳之際欲開釋辯明乎則恐成王疑其為黨也欲置

而不問乎又豈仁人君子之用心哉困心衡慮欲因

事乘機發明久矣特未有其會耳今忽見此書其事

濟矣猶恐成王未悟也乃倡率成王使問諸史與百

執事先言二公後言只此史官明著二公倡率之意

也諸史謂當時告三王時作冊文者百執事謂當時

告三王時奔走給事者當周公代死時本無一毫顧

慮為後日心特欲武王安為天下計耳其事秘密當

時為史者百執事者亦皆一時忠信確實之人不如是周公不使與此事也既而周公戒之此事當秘密不可宣露於人則此史官與此百執事者奉此勿敢言之說周旋於此罔敢失墜故雖見周公被讒終不敢宣露以明周公之忠誠蓋其意以謂周公生死乃臣子常事而宣洩所戒乃為不可倚信之人不可倚信亦何以為人哉故寧視周公之死而不忍宣洩其言也噫者不平有恨之聲也其不平有恨謂何謂周

公命我勿敢言而我言之是負周公也周公既誅管蔡未敢遽歸以待成王之悔悟也既而風雷之變在上禾木之災在下金縢之書顯其忠諸史百執事證其說成王乃知聽流言之過而求自新之路矣自新當有其實衮衣繡裳以逆周公且曰我國家待賢之禮宜如此非過也夫成王向以流言而暗今以風雷而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天下仰之成王亦未可輕也以衮繡迎周公以玉幣謝天譴出郊所以

謝譴也誰謂天道遠哉向也雷電以風今也雨而反風向也禾盡偃今也禾盡起大風反風盡偃盡起特在成王疑與不疑之間耳疑則變異如此不疑則為瑞如此然後知天止吾心而已矣無求諸高高蒼蒼之間也是以人主當先治其心

伊川曰成王者是中才之主也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者何耶盖二公之道如此欲成王悟周公耳或謂祝史何為藏之

曰或焚或埋後之制也蓋上古未有焚埋之制欲重其事故藏之金縢以久其傳耳曰然則武王有疾弗豫而周公乃册祝請代武王可謂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欲代其親何暇知命

臨川曰然則大雷電以風與乃反風而史書之何也曰周公之所以得迎者以雷電風之變也其既迎之也則變復而歲大熟人莫不以迎周公為是而當天意也則史可以勿書乎孔子以鬼神為難明而記曰

疑事無質吾以天之變為周公也則是質之也以天之變為成王也則是亦質之也故善為史者是可書也而不可以質之也

張氏曰夫天人之理其致一也故民之所欲則天之所欲是天之聰明因民而已且周公之居東也西人欲其歸則曰公歸不復於汝信宿東人惜其去則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夫周公之得人者如此則其得天者可知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無垢曰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蓋謂管蔡輔武庚以監此殷民也不謂管蔡因武王崩乃與武庚同叛而又挾以徐奄兵革四起周公之心以為害在武庚耳使殺武庚絶其本根則管蔡徐奄不攻自破矣此周公相成王所以當此機會專以黜殷為心也孔子識此心故聖筆獨

標之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不及管蔡也

呂氏曰武王既已滅商不忍商無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衛又恐其叛故使管蔡霍叔監其國故謂之三監及武王崩周公攝政為三叔者郤挾連武庚及淮夷以叛然此序不言武庚叛乃言三監叛者蓋此叛生於三監之謀欲害周公孔子聖人灼見其情故筆之於序獨言三監及淮夷叛其一字之貶有春秋誅貴之法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蓋武王初崩

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商之怨扇揺周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方行天誅大誥所以作也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無垢曰猷謀也謀黙啟之事大誥多邦及三卿御事之臣將徵其兵以行也蓋御事者諸侯謀議之臣故誥諸侯必及御事三王之盡人情蓋如此周公潤色成王之意為此罪己之言曰天弗憫弔周民降害于我家不少延武王之命使我痛苦無極也武王既死大惟我幼童人乃今繼此無疆大歷服也歷天命也服人事也夫我幼沖尚弗能深造知人之哲收賢才開道民於吉康之地况能感格深知天命之所在

乎以言民事易見尚弗知所以安民之術況天命難測其能深識幽明之理乎

張氏曰爾雅曰猷道也止而有守作而有就一作一止無非道也周公之誥多邦與夫御事非妄作也本夫道而已

呂氏曰當時叛周不過淮夷三監今大誥多方者何故蓋當天下初定人情未安其時乍革商為周天下亦未能曉然舉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動為變恐

其為亂不止於三監淮夷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及諸侯御事之臣先開他志諭以天命從違之意使其心下釋然曉悟則不至變生肘腋然後周公方出東征此周公討亂規模後世人君討亂本只是要討一處後來絲牽繩聯他處皆亂者只緣不能明告其衆耳且如唐有藩鎮之禍德宗初討田悅後來王武俊李希烈之徒相繼而叛只緣德宗不是天討不能告諭萬民故伐叛未幾而叛者相繼惟周公誠意已孚

於告諭之時天下信周公者有素此乃鎮定萬方之本後雖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鎮定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無垢曰既自念弗能造哲以迪民康又不能知天命其心茫然不知為計故嘆曰已乎我小子耳今嗣無疆大歷服如涉淵水欲罷不能欲進不可姑勉力前往求所以濟難之道耳涉淵無舟楫不可濟此艱難

非人其可予

吕氏曰大率人君固當抑畏亦當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若不抑畏以天下不足平則失之輕忽必不足以立事若徒然畏縮不求所濟之道只是一箇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說若涉淵水一句便往須求攸濟道理亦是知天命也

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無垢曰武王之所以取此天下皆邦君御事之力也邦君御事之功亦大矣我將於人事天命敷大之賁飾之則於邦君御事之功其可忘之哉今將謀誅三監所以不敢忘邦君御事之功而大誥諸侯共圖此功也天無心也福善禍淫殖有禮覆昏暴皆人自取耳故淫者必禍昏暴者必覆天之降威常在人為之後天子代天以行威者也今三監之惡理取誅戮天威明明如此我何敢以私意閉絶此威容惡縱姦以

取怒於天哉所以必當征之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神物則大寶龜也寶龜能傳天命之吉凶故武王以此龜遺子孫使知天之明而繼之命之所在而即之

東坡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為武王舊說以為文王非也曰前寧人者亦謂武王之舊臣也

張氏曰人之不勝天久矣又况君之於天猶臣之於

君臣之拒君命為逆則成王之於天威非所敢拒也故於是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以卜知天意夫大龜神物也足以前知故能紹天之明而吉凶可預見吉凶之形既見夫然後知天意之所趨向而順之知天意之所背避而違之此所以能即天之命也王氏曰文武皆能安寧天下故謂之寧王是寧王者兼文武而言若寧人則又兼文武之臣而言也言寧考則謂武王耳

呂氏曰古者大而天下小而一國皆有寶龜以鎮守國家若有大疑則卜之所以繼天之明命即此可以知天命之所在也夫聖人將舉大事必有定見何故只信龜卜非是聖人亦自見得不定也葢聖人至誠齋戒神明其徳以驗之於龜而龜者又至誠無私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後世技術之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

紀其敘

無垢曰小國殷蕞爾武庚其地其人如此爾乃不量力不度德大敢求續前人之敘以再王天下真取死之道也兵家以氣為主故其言不嫌於鄙薄

呂氏曰武王崩便是有大禍難于西土西土之人亦憂懼惶惑於此時三監蠢動作亂武庚恃其國小小富厚便欲復商家之正統乃紀其敘之謂也成王言此者說武王既滅商商之社稷已隳矣宗廟已絕矣

於已隳已絶之中乃扶持而立之是武王有大功於商今武庚不知我武王扶持他於隳於絶之中乃大敢紀其敘敢之云者言其無所忌憚妄為僭亂欲復商之舊業而再為天子夫紂為大惡武王不得已而伐之其伐紂之後武王又不忍其無後即武庚而封之在武王者亦可謂恩德周緻矣今武庚輒敢紀其敘言其不知恩德如此武庚如此用心天所不覆地所不載成王此言所以說病源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無垢曰武庚之叛必乘間而起今所以起者以三叔流言於朝骨肉之間自為疑間民心震動是周家有疵也故因此而叛焉不言三叔流言而曰天降威者起無根之言亂朝廷之治此天所以誅罰而降威也以言叔之罪天所不赦也其辭如何曰予當復有天

下為中興之君反以周邦骨肉危疑為可鄙也今四國起兵天下驚駭而蠢動起兵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焉知武庚無道必敗惠然來翼我周家以撫慰寧王之武事而圖伐叛之功也周公謂我方舉兵以伐叛而有十夫來翼是周家之美事也人事既爾卜之鬼神卜又并吉并吉謂三龜並以為吉也三龜即三兆之法也天意人事如此其伐四國成功必矣葢武王方死人心揺撼而又仍之以流言之變武

庚之變非周公安定其心據人事天意以為必勝之策則事未可知也古人遭變其安定乃如此則夫輕慍易喜數驚易搖者安足以議天下事乎

東坡曰漢髙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黄氏曰天下之變莫大于新造之後易世危疑之際彼其抵巇竊發固未足以敗吾天下而其所憂大者特

在於天下覲望以為去就夫天下各懷去就之心則其變不止一國亂不止一人也自武庚之叛周書大半為商人作而大誥專為周人遠之庶邦近之大臣若皆去周即商而其不叛者特十夫爾嗚呼是豈天下皆叛而十夫獨忠也哉方危疑之際人懷去就周公蓋逆探天下之微而奪其欲去之心天下之心奪而商人之黨孤矣

張氏曰夫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蓋天之視

聽從民民之去就視賢民獻十夫予翼則天與之民歸之可知矣

呂氏曰大率聖人觀天命只就賢愚上看不就衆寡上看反鄙我周邦人若甚衆十夫來翼人若甚寡就衆寡論時商民實衆十夫實少若就賢愚論時商民雖多皆蚩蚩無知之衆若知天命之賢人來雖十人已足見得天命人心並歸周家了所謂反鄙周邦都不足道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無垢曰蓋古人無愧於幽冥幽冥信於我故我亦信於幽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我凡一卜筮若與鬼神合堂同席相與議論者卜而得吉是議論以為可也鬼神以為可則何往而不可卜而得凶

是議論以為不可也鬼神以為不可則何往而可此古人所以必信於卜也後人平居負於幽冥者多矣非特不我信而我亦不敢必信於幽冥其顛倒思慮傾邪心術誠安在哉古人責人常輕責己常重四國之叛必我有以致之豈可恃兵誇武以罪諉人而不思責己之道徒快意於一戰乎此心一肆小人得志君子無立足之地矣秦皇漢武率此道也觀周公之意頗以吉卜十夫為恃似有輕敵之心故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無不荅周公曰四國之難甚大豈可輕哉當先責已可也宮室皆深邃之地以言四國皆叛民之不靜乃吾屋漏暗室中失德過行之所形見也誠諸中形諸外豈可欺哉考求也翼敬也邦君及庶士以民不靜在王宮邦君室耳則四國之叛豈可責之他人周公當輔成王以求敬之道於慎獨之間以率邦君亦求敬於慎獨之間以率天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則干羽舞而有苗格考翼盡而四國歸豈可畧不

思責己之道而遽以征伐為事哉且夫武王倒載干

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今肉未及寒乃遽以干戈為

事何耶王曷不違卜以盡求敬之道乎

呂氏曰周公言天人之心並依卜兆又卜如此了方

敢告諸侯及尹人庶士御事說我已得吉卜則爾衆

當奉我一人伐逋亡播蕩之臣此是周公敘初征與

諸侯商量時節蓋根本之禍乃在天子之宫諸侯之

室須自省德澤之未深教化之未至刑政之未孚初

不在武庚一人之身是當時諸侯只教成王自反自反其敬未可出征伐雖龜卜如此分明然且當自反何不違卜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無垢曰周公以謂成王開邦君御事艱大之言不静之説亦長思其艱而歎曰嗚呼信乎舉兵行師摇動天下使鰥夫寡婦有思予之心其哀矣哉是則周公

虛心下意聽邦君御事之言而不敢以其説為不當矣然權其輕重緩急動衆乃一時之小害而弭亂乃天下之大利我為天子為人所驅役東西南北當聽命于天天今遺我以四國之大事投我以四國之艱難我以朕然一身當此驅役其敢以汝衆責已之言委四國不問其罪乃斂然退而求敬而任其自猖獗以遺天命哉其理不得不聽十夫及寶龜之言以往征也

張氏曰夫勞民以征伐則於民不能無撓而鰥寡尤在所可哀蓋以鰥寡之民為無告故也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言鰥寡雖可哀然予造天役則其興師動衆豈已之所欲為哉造為也不卬自恤者成王自言我幼沖之人非自恤也其所恤者在於寧考所圖之功所以見其往伐之意上則承天之命下則成於寧考圖功非出於一己之私故也

呂氏曰蓋人君代天而有天下無非供天之役今日

之事我當深造天役又況到大艱難之事委在我一人之身蓋言武王既喪而天役則在我天下至大之責亦在我一人之身況王者以萬民為子若坐視而不救之是廢天役自我也則我今日豈敢為身計言不敢自恤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無垢曰邦君御事識此公義見我當此大艱時則當

安慰我曰無過憂勞此大艱之事當勉力往征不可不成武王所圖定天下之功也毖勞也如此則於義為得矣今乃使我求敬違卜以義觀之則為失當矣周公當衆論疑貳之際乃獨以義觀之聖人之見其造化乃如此大矣哉帝命高遠何從而知所以傳帝意者寶龜也卜龜而吉是上帝欲征之也不從卜之言是違上帝命也上帝其可違乎

張氏曰毖慎也無毖於恤言無慎於征伐之憂也征

伐雖曰大事在所可恤然將欲成寧考所圖之功其涉危難故不足恤矣夫靜一天下者寧考所圖之功也爲之子孫者當繼嗣而成之今三監及淮夷叛苟不能征之則寧考圖功或至于幾成而敗矣卜征而吉則征之者出於上帝之命也然則天命其可以廢棄之哉昔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亦以天命之不可替故也

呂氏曰天人並應卜又吉邦君之衆又都回心則上

帝命我分明我朕一小子既荷上帝之命如此豈敢替上帝之命言必往伐矣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無垢曰武王所為上當天意故天美之何以見美之之實哉自小邦諸侯一旦振起之使有天下是也武王何以當天意耶曰惟卜是從耳以其取天意於卜今我安敢以邦君之言遽疑卜筮以拂上帝而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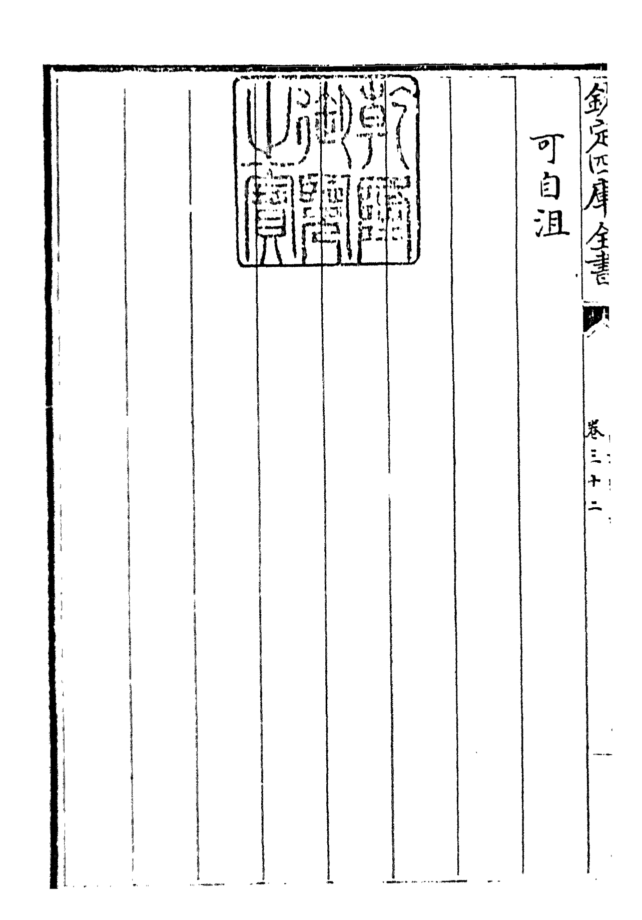
王乎此所以不可不征也天示吉卜令誅四國又遣十夫令誅四國誰謂天竊冥難測哉其威命明明如此可不敬乎夫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見宣王漢無昌邑之變則無以啟宣帝唐無宮闈之變則無以啟明皇由此觀之則四國之亂乃天所以弼我周家積累之業也

張氏曰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古之聖人建大功成大

事未嘗不用卜也夫寧王之所有天下莫如天命以其惟卜是用今我之征伐亦惟用卜則我之所為有以合於寧王若然則三監淮夷之征其可已乎天道無私其彰有德甚明其討有罪可畏三監及淮夷之有罪在所宜誅則我周家世世修德為天所弼可知矣積而大謂之丕丕者言其積之大也周之基業肇於太王而成於文王此所以謂之丕丕基

陳氏曰在昔上天休我文王自小邦而有天下未嘗

敢違卜以至於安受天命今天助我民况我敢不用
卜哉天之命貽朕可畏我既不敢違卜汝亦宜順天
而輔我大此大基也
吕氏曰天顯道可畏所以艱難禍變乃是天栽培磨
助我丕丕無窮之基業正如孟子所謂故天將降大
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畏之者乃所以磨之也大抵為國者多成於
憂患亡於治安人君須知此乃是大欲輔成君德不



可自沮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

尚書精義卷三十三

宋 黄倫 撰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無垢曰周公意言武王勤勞辛苦得天下為子孫萬世之基以綏養天下萬世之民今不可故違吉卜安坐求敬忍視王室之危亡而不恤矣如此訓諭則見周公義理深長而邦君御事之計似為迂濶矣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無垢曰天意以成王沖幼坐繼武王之業恐其怠惰恣縱故閉塞勞苦我成功之所使我知天命之不易而人情之艱難也我何敢不盡心盡力以卒我武王所圖之事哉武王所圖之事何事也蓋天下盡歸周家之事也

張氏曰閟言天命之否閉而不通毖言人事之難艱而不易事者功之始功者事之成前人之功積事以成之者也今也天閟毖我成功所則我于寧考所圖之

功不能必成姑亦終其所圖之事而已天下之事先王定之于前極其卒之者非子孫其誰乎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無垢曰周公惟恐其未喻也乃曰至誠稱謦而非諂非諛者天必輔之欲知至誠稱謦不可考之于諸大夫恐其有爵禄之累也其言可信也尚矣使民有徯

予后后來其蘇之辭有徯予后后來其無罰之辭則天之輔我可知矣當時十夫來翼則民有忱辭歸我可知矣民有忱辭歸我則天之輔我亦可知矣其往征也何疑哉民欲征四國如此此天心也予何敢違天不于武王與夫舊臣之功使之有無窮之計乎誠使周公聽求敬違卜之言坐視四國之叛而不為之經理則武王之天下未可知也四國叛亂如已有疾以害我周家之業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與夫舊臣

所受于天之休命有以終其業乎畢終也終其業則視四國叛亂如疾在躬必去之而後已

張氏曰化者化之以其道也誘者誘之以其言也三監淮夷之叛有邦之君皆以為不可征此成王所以化之者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者誠信而有辭天之所輔也我忱信而有辭天必輔我天道遠而難知欲知天之輔我當考之我民而已民之去就視賢十夫予翼則民輔我矣天之視聽自民民輔我則天輔我

矣天輔我民輔我豈特可以極卒寧王所圖之事其于圖功亦可以終之者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無垢曰武王既已統一天下未及紀綱萬事而死今成王繼之有四國之叛使不為之撲滅是若作室不肯為之營築也營田而不為之播種也况能制禮作

樂立經陳紀為子孫無窮之計因其作室菑田之說

又思曰父以敬存心見其子不繼其志其肯言曰予有後不棄我基業乎為人子而不為父所信則亦何以為人哉使我今日不能繼武王之業以平四國之亂是武王無後也是盡棄武王之業而不為保守也如此不征其可乎

張氏曰父作之于前而子不能繼之于後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

民養其勸弗救

東坡曰養厮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助其父兄弗救其子也今王與諸侯征伐四國正如父兄與朋友伐其子爾衆人孰當助乎

陳氏曰兄考者喻成王周公也友者邦君也喻四國也子者喻民也民養者厮養也喻羣臣也四國殘害我赤子我為赤子之父兄固將救之汝羣臣乃勸我

弗救乎

吕氏曰如人之父兄被儕類伐其子父兄豈肯弗相救必被髪纓冠而往救之何况王者視民如子見得武庚管蔡害民為天下諸侯豈可不相救助此以世間常情論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

無垢曰爽明也清明邦國必賴哲人今兹十夫通知上帝之命命在周家故來翼我十夫可謂哲人矣清明四國叛亂者非十夫其誰十夫來助征伐是上帝來助征伐也其可已乎以是知非有以高天下之見者則不足運動天下邦君御事學至於立矣特未可與權平居守常則有餘裕儻遇變故則不足以知幾而斡旋上天之法誠者輔之今周家至誠動天天遣

十夫來翼邦君御事其可有異論不輔我至誠之心而易上天之心乎降戾周家使大艱人如三叔等以我至親乃大近相伐於室家之中此周家不幸天降此禍也禍端已起不可不治治之之道伐之而已矣夫上天之法本於輔誠此天之定命不可改易也三叔乃一時變故耳豈能易天之法與天之命哉天法天命既不可易邦君御事乃以謂不可征是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呂氏曰天輔助我有周於誠實平定無事之時其時尚有不敢變易其法以輔誠天命何况今日天動威以警戒我周邦尤不當不從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無垢曰殷之有天下猶畝之田也田有惡草則害嘉穀天下有不仁之君則害良民天相武王誅紂滅殷以保良民是若穡夫除去惡草以養嘉穀也今其蓌

猶在如武庚之叛也成王豈敢不力誅鋤以終天下之業而繼武王乎亦猶穡夫盡去惡草不使一苗有遺類也前曰日思此曰永念則知聖賢舉事不輕易如此

東坡曰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成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而止乎

張氏曰穡夫之治田去其害稼者而已蓋根荄不除

終為苗稼之害殷商之害虐斯民為天所畏有類于此故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天之喪殷如是則為成王者故當斂之至于終畝所以應天者也極至也天之休美于前寧人使有天下成王自謂我何所至乎言有天下之休命者盡寧王之德也我卜既吉而不往從之則是逆天者也成王之所以必往伐之者從卜而已

呂氏曰周公之論天之命喪商之意分明天降休命

于武王又分明何必去占卜自合當從天命去東征

雖不卜亦可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

不僭卜陳惟若玆

東坡曰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畧況

今卜并吉是天欲征不欲休也盤庚與大誥皆違衆

自用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豈

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

盤庚與周公自比此王莽所以作大誥也

張氏曰天雖難忱其示人以吉凶之命而無有僭差卜之所陳者如此此三監淮夷不可不征也

荆公曰武庚周所擇以為商後三叔周所任以商事者也其材皆非庸人方主幼國疑之時相率而為亂非周公往征則國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後賢人衆多而迪知上帝以决此議者十夫而已况後世之末流欲大有為而乃欲取同於汙俗之衆

人乎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無垢曰征四國時實周公攝政故孔子序大誥曰周

公相成王將黜殷則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雖曰

周公相成王其實皆周公意也然孔子於大誥尚曰

周公相成王至此則獨書成王而不及周公者何也

曰論成王之意惑流言疑周公則黜殷命殺武庚命

微子啓非成王意也余原成王本意豈願四國之叛

而失吾家宗社哉特以疑故顛錯繆亂者使其無疑則原其本意實亦欲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也故聖人不書其疑而書其本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而不及周公不及周公所以深明周公行成王之意而非周公私意也前書周公所以尊周公之斷後不書周公其義豈不遠哉余乃知不書周公亦所以尊周公也　又曰微子蓋帝乙長子特以其母初賤而生故不立其母後貴而

生紂故紂得立然而紂無道亡天下其子武庚又背叛亡其國殷緒宜絶矣周家忠厚不忍滅殷宗廟社稷卒封微子以為殷後且使成湯以來不泯祭祀凡三十二傳而滅於齊是全湯之祭祀者微子也使微子繼帝乙有天下豈有牧野之事乎

吕氏曰周公攝政時有流言之變天下皆疑周公有無王之心孔子特序此以發周公尊王之意欲使後世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聖人經世之大法也又以

見周公之本意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無垢曰立前代子孫以崇德其意以謂不立他人子孫而立微子者所以崇成湯之德不敢忘也立前代子孫以象賢其意以謂前代子孫必有先祖遺風立微子為諸侯所以象成湯之賢使我有所法也夏商

各有一代禮物不相沿襲也先王不忍自尊一代之制而廢前代之禮故立二王後使統承先王之業不用當代之禮物其典禮正朔服色一從其故家所尚雖郊天祀地亦所不廢此所以使微子統承成湯常自修其家禮物也其意使前代子孫常見故家遺物而無悲苦傷悼之念嗚呼仁哉夫以客禮待之所以尊成湯也其心視之如成湯之存也先王忠厚尊敬之風可想見于此矣

張氏曰以事言則為稽古本成湯而言之則曰崇德自微子而言之則曰象賢蓋王者之後必立其人以承其宗祀古之道也成王稽而行之故謂之稽古成湯有德矣必立先代之後以作賔王家所以崇其德微子為賢矣必建于上公加以爵服所以象其賢崇德象賢者將以嗣先王之統而承之也

呂氏曰崇夏之後便是尊禹之德崇商之後便是尊湯之德蓋德厚者流必長德薄者流必卑夏尚忠商

尚質周尚文蓋聖人於車旗正朔本數末度種種自有定制豈可不責其後世子孫之修然聖人公天下為心其所以創立一代規模蓋欲新時人之耳目然未嘗以已為是以先為非不敢盡掃滅先王之制度所以不要後人廢墜使修其禮物常常在此亦見得聖人公天下為心處且如秦恐人是古非今盡焚滅先王之典籍此只是秦私心如此然聖人所以留其禮物使之常修者蓋亦有意天下之理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如循環然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聖人通百世為體若先王法度苟不修而救之法度或廢後世有聖人作却把何道理救得此所以修其禮物者蓋知變通之道損益而兼用之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無垢曰齊聖廣淵其德蘊於中而未用至其發之於

事也則見於撫民以寛寛乃齊聖廣淵之發也若夫傲慢𢾾塞褊窄淺露之人其見於事也則為虐有德為寛無德為虐然則人主之於民其可不以寛為心乎桀以虐失民心湯以寛得民心盛哉成湯之聖也取塗炭之民付輯寧之地故其功加于當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至克寛克仁其心法所流足以傳於子孫故其德垂于後裔功德兼隆其盛矣哉有德無功是能有而不能用有功無德是無其本也

張氏曰人之致其力以興事造業謂之功功則可大故加于時直心而行之之謂德德則可久故垂後裔呂氏曰湯以盛德受天命以寛撫天下功既加于時德又垂于後裔如日月之明終古不息若本原不深厚功加于時則有之無緣會德垂後裔此王伯之辨緊要在此蓋伯者以私智相高摟諸侯都是智巧機術相籠絡天下若本身死了便散潰解釋如齊桓方死五公子爭立諸侯來伐何緣會德垂後裔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無垢曰踐修厥猷之實豈在虛空高遠哉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此所謂踐修厥猷也紂荒怠弗敬而微子恪慎紂宗廟不享而微子克孝紂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而微子肅恭神人則躬行修治之意可以意會矣夫其為人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則至誠忠厚尊嚴和樂豈尋常人哉開國承家以繼先代禮樂舍斯人其誰乎

呂氏曰恪慎克孝此是着實踐修處今閭巷之人皆知孝然只是養口體以此為孝不可謂之克若克果能盡孝之道如曾閔方是克孝肅恭神人此見得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字易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都無幽顯之間此心常不替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

無垢曰孔安國謂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

人敬和其言論切實有補於教化余誦斯言至於三復請因其說而推明之夫上帝歆享下民敬和必有以感召之也微子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孝自恪慎中來恭自肅中見神人之樞機已管鍵于此矣故以此祀上帝則上帝歆享以此令下民則下民和敬使無其本能至是哉嗚呼欲觀人之有德與否請自孝恭而下之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為節微子為成湯後故其盛如此然微子所以得

此者成王取其孝恭也非特取其為湯子孫而已是孝恭之人可以為上公矣

吕氏曰微子之行篤實而有光輝又恪謹肅恭無幽明隱顯之間如此方可謂篤不忘既如此所謂上帝時歆下民祗協本無二理以此心事上帝何縁不歆以此心對下民何縁不祗協此是上當天心下當民心所以建汝于上公之位命汝尹此東夏之民所謂東夏者葢岐周在西其所以封微子在亳以岐周看

亳却是東惟微子之德到得所謂可使南面所以因

而命之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毘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無垢曰烈祖之心欲安民而已初不以天下在我在彼為輕重也使微子不失孝恭以此訓民以此保服命以此率典常而蕃王室則成湯之心至微子而愈

宏大矣夫烈祖德業之大固不可以一言盡其要不過納民於律度之中爾使微子不失孝恭之心則永安上公之位而足以毘助我一人之教化矣夫人主雖有仁心仁聞而所以使民被此澤者則在賢有德之諸侯以宣布之可也諸侯而不賢則吾仁心仁聞有所壅遏其為戕賊國家也大矣成王此意所以望微子也深矣使微子如上所戒則内足以貽子孫外足以範諸侯上足以保國家使一出乎此則子孫無

所庇諸侯無所憚國家無所頼矣在微子當如何哉微子儻能以欽自持不忘昔日孝恭之心則舉事皆得其當矣豈不簡易乎哉微子如是之賢尚告戒如此者何也曰舜大聖人也年九十餘矣又自匹夫而為天子晏然若固有之踐揚重任職事修舉命九官黜四凶有大功數十天下尊之而益方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而况微子其可不戒乎盖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一念

失路則一念小人一朝一夕失路則一朝一夕小人以一朝一夕之小人而舉事則為千百年之小人其可忽諸

張氏曰治民不可以不欽化民不可以無訓欽哉使之欽以直已也往敷乃訓者使之順以導民也宏乃烈祖則其孝足以奉先律乃有民則其政足以率下夫然後下足以保其禄位上足以輔于天子故斷之以永綏厥位毗于一人如是則子子孫孫得以繼基

緒而萬邦之衆莫不以為之典式此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之謂也

尚書精義卷三十四

宋 黄倫 撰

唐叔得禾異畝同頴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無垢曰想成王聞唐叔之言知禾之所以為瑞者自周公盛德所致也所以親遣唐叔歸此禾于周公而致其感悟之意焉歸禾之篇具載之矣惜乎此篇之亡不及一見也想見唐叔忠信成王誠意和樂愷康

開懷露意君臣之間不復包藏疑貳天下之樂其有過於此者乎　又曰周公既受成王命以禾來歸周公不敢當此美瑞乃陳天子之命以作書以謂禾之所生者乃成王之心所感召也此美禾者當主於成王我何與焉非周公為謙人臣之道正當如此爾史氏曰歸美於周公故曰歸禾加德於成王故曰嘉禾君歸於下臣嘉於上一瑞而二書作焉盛德之至也三復其義不惟周公愛成王之深成王之愛周公也

亦至周公遭變禾則盡偃成王泣書禾則盡起蒼蒼之天反復報應喜怒於立談之間不其怪哉非愛周公也愛成王也愛周公則成王可與有為矣唐叔之禾又前日之禾也成王悟流言之非而有袞衣之歸周公懷愛君之心而有東山之役異畝同穎此天借草木之靈以示君臣誠意無間異體同心之象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無垢曰三監既誅乃盡以其地封康叔然周公不以封微子何也微子賢者也夫何疑哉葢所以一商人之心也武庚之叛以故都之人思商家舊徳故因以騁其區區之忿今微子雖賢商人見微子乃商家子孫其心不能無感傷奸雄乘此又將生變如此則天下何時可一乎安國云康圻内國名是未封衛以前康叔已受封矣康叔雖賢然初任重事荷大責其能舉而盡善乎此周公所以作康誥使康叔知明徳慎罰之

義作酒誥使康叔知剛制於酒之義作梓材使康叔知塗丹雘之義勤勤懇懇如此者以見其重大也

張氏曰治殷餘民之道在於明德慎罰故康誥者誥之以明德慎罰之事也能明德慎罰然後可以化舊染之汚俗故酒誥者誥之以無困酒而革其舊俗也能革其舊俗然後可以粉澤藻飾以成至治此所以終之以梓材也

吕氏曰命康叔為衛侯在周室封諸侯之一事爾何

故三篇之書餘千言前次未嘗如此之多在唐虞之時命典樂命九官不過一兩語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不過一篇而已後世未嘗如康誥之詳者見得當時以三監既叛之後殷之餘民志尚未定所以邦之安危惟兹庶士康叔正是周室安危存亡之所係處周公成王之命康叔其言不得不詳此亦是時節之所當然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東坡曰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之前乃克管蔡即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脱誤也

史氏曰都不定無以得天下之心法不明無以勸天下之治昔姬公之作周也其加意於此乎方成王尚幼王都未定周公定之王法未明周公明之謂天下之治與不治舉係於斯也是以定鼎於郟鄏以據天下之中邑既成矣四方之民莫不和悅五等之侯百工之衆莫不會同可謂得天下之心矣於是播周之號令使之知所守見商之多士使之知所畏勞來還定安集之遠近内外無有不得其所其勸天下也如此

天下之治具有不舉者乎昔嘗以是而作大誥矣今復推廣大誥之意而申言之故曰洪

吕氏曰生魄是三月十六日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之洛四方之民皆譬如子來大和會於周皆供周公洛邑之役周公築洛邑大抵一箇版築斧斤勞苦之役人所最憚然周公所以得四方之民皆大和會供其役者何故此正如文王作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之意侯

甸男邦采衛除要荒之外諸侯亦皆供周公洛邑之役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東坡曰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為寡兄此豈成王

之言

無垢曰丕顯考文王謂康叔有大明父文王也以謂文王識見智慧照燭萬事有如日月幽隱皆明其大意在自明其德與慎於刑罰而已明德在已無玷慎罰則待物以寛行此兩句其於治衛沛然其有餘矣君仁則所用皆仁人君義則所用皆義士知此則庸庸祇祇可見文王之明德矣且知其可用則用之知其可敬則敬之非文王之明德其能灼見人材如此

乎夫人主能不侮鰥寡以感動天下之心而庸庸祗祗威威以聳天下之心則天下之民善心油然而生惡心怛然自沮造化之柄陰陽開闔與天地同功六子同用顯民之説豈欺我哉夫肇造區夏豈一旦而遽得之乎始行於一邦又行於一邦以至天下歸之夫一邦之不修則以已德之不明而待物之不恕文王專用明德慎罰之道以修邦之未修者自一邦又及一邦俄而瀰四海盡在文王明德慎罰中其成矣哉西

土謂岐周文王所都之邑也紂視民如寇讐苛政虐刑使民孤煢無所依倚姦回逋逃捃摭戕賊使民窮極無所庇覆而西土之民獨於湯火中自有清涼之地蓋所依倚者文王所庇覆者文王也天以民為心今天下苦紂之虐慕文王之仁民心美之是上帝美之也其仁聲聞於天下之民是聞於上帝也夫何故以上帝以民為心也天乃大命文王是以天下之民皆歸文王而三分有其二也夫何故天以民為心也民

皆歸文王是乃天大命文王也文王以仁受天命武王以義成文王之功父允皆聖明聖作而明述受此天命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一人乘車三人綏帶故使汝小子封得在兹東土有民人有社稷貴為諸侯而富有一國也可不敬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無垢曰葢念則能明德慎罰不念則私欲滋熾安知在已無玷待物以寛之理乎言今民將在康叔敬循文王明德之心紹聞明德之事躬行明德之言紹聞者謂今聞於我當常存諸心汲汲以文考在念繼求所聞使不斷續以增廣其德也衣之為言若衣服在體躬行而佩服之也天下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明德之法當廣備衆體葢學有多門不可以一塗取學無

止法不可以一節拘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為孔子門人雖所造有淺深槩乎皆有所得也故祗適文考未可止也更當敷求殷先哲王保乂斯民之心以敷求殷王未可止也故又當大遠惟商家前老成人所以宅心者在於何地則吾德愈廣矣吾德愈廣則天下之理如燭照數計隨民之病在於何處從而訓之無不如所志者蓋惟明德則見理見理則知訓民之要矣以遠惟商老成人宅心未可止也故又當别

求聞由殷以上古先哲王若夏若虞若唐所以康保民之心用以治衛地乃為當耳天即吾性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邵堯夫作盡心知性賛曰廓然心境無大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皆于微處起經綸至矣哉斯言夫心即性性即天心體甚大盡之者少耳故惟學問為可以宏之蓋祇適文考天在文考而止耳敷求哲王天又在殷王焉遠惟商老成人天又在老成人焉别求

古先哲王天又在古先哲王焉如此則吾之性天愈覺其無所不在矣非文王殷王商老成人古哲王能增吾之性天也吾性天本大特因文王殷王商老成人古先哲王發之耳天既宏大則吾所順者皆德而吾貌言視聽思皆爲肅乂哲謀聖之用足以時風雨敘燠寒順隂陽而移造化裕然取足於身而無事於外求如此則心亦廣大高明矣然何以驗其實乎止在不廢王命而已故能奉承王命不作聰明以亂舊

章不敢以聞言而改厥度則若德之實也

張氏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為政不因先王之道者亦徒法徒善而已此周公之誥康叔使之祗遹文考敷求於殷先哲王蓋欲因先王之道以為政故也若德者順性命之理而無違也能順性命之理而無違則萬物皆備於我注之不瀰酌之不竭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雖然人臣之道在於奉君之命而行之者也故於此又戒之以不廢在王命在者

存而有察意故於王命能存之察之而不敢廢然後可以保其禄位矣

吕氏曰周公嘆息以成王之命告戒康叔曰汝念哉不可有一毫怠忽之心今衛國之民全在望康叔將率行文王之事何故蓋衛國之民聞文王之事見文王之子來臨諸侯必以祇適望康叔了為康叔者須當接續所聞佩服道德之言不要斷絶康叔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朝夕在父兄之側其聞道德之言

不為不多今既為衛侯逺父兄去周公恐他有間斷忘了故戒之以紹聞衣德言使他知接續前人之所聞佩服前人之德言如此方可副殷民之望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無垢曰恫痛也瘝疾也不知祗適文考以至别求古

先哲王則邵堯夫所謂微處起經綸者也人欲滋熾所鄉皆惡未問物論邦刑以痛疾其身其心紛紜擾亂大則為名好勝小則為利悲夫又其下為淫為侈為決其隄防疑沮曾不得須臾寧人見其平體慢膚若從容無事者而不知其心如此其蹙迫也天可畏而所輔者在誠吾勉求誠之所在可也小人難保其情大可見吾勉求其情之所在可也吾之誠民之情欲求之者無他焉自敬而入耳欲求誠自此以往當

盡乃心盡心則誠見矣盡心即孟子盡心之說也心體甚大能盡之者少惟能盡則人欲斷絶天理昭著天正在此吾何往而不得天哉欲求民情當無安逸豫葢勤儉則得民心逸豫則失民心民心不可保也勤儉則聚逸豫則去安有常心哉故乂民之道正在不好逸豫耳盡心不好逸豫之道在敬而已矣小人難保故多怨民怨則天所不佑夫民怨君不在大惡或起於小事不専在小事多由於大惡勿以謂起於

小事而苛察細務簡忽大體也亦勿謂由于大惡而簡忽細行專務大體也如貫高之圖高祖徒以簡忽張敖耳果怨在大乎隋文帝親臨萬機至衛士傳飡而以喜怒生殺一傳而滅怨果在小乎然則幾微之禍如此可不専去逸豫而勉其不勉之心乎已乎汝康叔雖小子然其任重大所事者弘王應保殷民助王宅

天命作新民豈可忽哉

東坡曰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者無常居故康

叔之國有新民也方三監叛周天命蓋岌岌矣黜殷
而封康叔天命乃定
史氏曰人之性孰不有道而商民不順於道孰不有
德而商民不勉於德皆其君不能順之勉之之故狃
於姦宄敗常亂俗其不順於道驕淫矜誇怙侈滅義
其不勉於德如此是皆習於商政故也康叔之居是
邦也無俟於他求因其固有之性順以導之則昔之
不順者於是而亦順因其固有之性勉以勸之則昔

之不勉者何患乎不勉又焉用忿疾于頑過爲刑戮以招怨謗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無垢曰夫明德則曰敬哉明罰則又曰敬明是明德慎罰專在敬而已矣敬勝百邪故在己無玷而德自明待物以恕而罰是敬乃能明德慎罰之門户也

東坡曰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乃惟終成大惡非註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以爾爲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爲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乎此言是周公虐刑殺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爲喜怒而出入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法不當死而原情以殺之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矣

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為之歟

吾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

張氏曰目病謂之眚眚者過失之謂也人有小罪非

眚則其故為可知矣乃惟終則非為人之所詿誤也

乃惟自作則其惡出於自為者也原其情則不以君

為典式是不法乎上之政令者也如此則其人罪雖

小然出於有為故不可不殺所謂刑故無小是也乃

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者乃有大罪非終成其人惡乃無過眚以災害於人與所謂惟終自作者異矣原其情則歸之於汝與所謂不典式爾異矣明其道以責之則極厥辜如是之人其罪雖大然出於過誤在於不可殺所謂宥過無大是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無垢曰斷獄之道如上文所謂若二人犯死罪其一

若罪小而出於無頼其一若罪大而出於偶爾無頼者據法以殺之偶爾者援情以生之如此用刑乃為有敘夫何故以得法外意也人皆知法當死者以死斷為有敘而不知法當死者以權其死生者為有敘故夫非得法外意者不能爾也得法外意以斷獄則民知無頼之不可為而無辜者之必生如此則姦心消縮善意自生惟姦心消縮此所以皆謹勑而不敢放肆惟善意自生此所以皆相勉為和樂而不敢為

狠戾也無賴而犯死罪者殺之不留如疾之在躬必務絕其根本如此則人知惡之不可為而盡棄去之惟恐汚染𤍠為謹敕而不敢肆意矣偶爾而犯死罪者務有以保全之如赤子之赴井務有以救護之如此則人知善之不可不為皆行乎禮義安治之路𤍠相勉為和樂而不敢履危塗矣

張氏曰有敘者刑罰之施有輕重不失其先後之序也小罪非眚而殺大罪非終而赦上刑適輕而下服

下刑適重而上服惟其刑罰之施不失其序則小人莫不畏服此民之所以勑懋和也勑則莫敢放肆和則無有乖戾然刑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制人之心疾者人情之所同惡攻之而欲其亟去也赤子人情之所同愛保之而欲其不傷也人君惡惡欲去如有疾然則民莫不盡棄咎而為善人君愛民欲存如保赤子則民莫不盡歸於康乂而不擾刑罰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

無或劓刵人

無垢曰刑謂㓾宫之類殺謂大辟之類劓截鼻刵截耳古謂輕刑嗚呼缺者不可復全斷者不可復續刀鋸所臨痛楚切骨彼亦人子也使其毀殘父母遺體謂之輕刑可乎誠謂輕刑劓刵也亦一國之人以謂當劓刵非康叔私得劓刵也人者天地之德隂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豈容有偶藉父兄所庇因有爵土使在人上妄行刑殺劓刵取快其意荼毒斯

民哉必不容也康叔賢者也豈容有是然而舜大聖人即位至九十餘歲益方有罔失罔淫罔遊之戒而況康叔乎

張氏曰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刑罰皆出於天討為人君者奉將之而已矣此成王之誥康叔以謂非汝封得以刑人殺人汝無或妄有刑人殺人非汝封得以劓刵於人汝無或妄有劓刵於人其所以刑殺劓刵一稟之天意非己所敢私也劓刵者五刑

之最輕也非特其重者在所當慎雖劓刵之輕猶不敢妄則其大可知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無垢曰前告康叔以刑殺既稱王曰而告以劓刵則稱又曰今告外事既稱王曰而告以要囚則又稱又曰以此知成王之告有未盡理者周公又雜而告之也王曰乃成王告之而又曰乃周公告之也外事諸侯以獄事

來上康叔當觀囚之要辭以斷之要囚者若殺人一等也而有謀殺者有故殺者有鬬殺者有誤殺者有為人所誣迫於箠楚而自誣者儻將斷獄而不得其要領則將有寃枉者矣天下之重莫重於人命此所以於囚之要辭當服膺不舍當念慮不忽當反復尋繹終始考究揆之以人情驗之以事實察之於意外辨之於證佐求之於歲月至於五六日而不已又至於旬又至於三月其要辭果實情而無寃枉矣然後

大斷其罪而不復有絲髮之疑焉

張氏曰德本也刑末也德內也刑外也故人君以德為內事以刑為外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無垢曰汝陳周家法事斷以殷家故事當知天下公義以刑以殺勿得以汝封私意也此教康叔以行周

法用殷法之理也夫自高者義昏自卑者義明自高則惟知一已之尊而不知理之所在此義之所以昏也自卑則不見一身之長汲汲然求天下之理而佩服之此義之所以明也使康叔斷獄盡順於理事事有敘康叔儻以此一毫自置於心則自高之心生而義昏矣惟盡順於理事事有敘乃自處而思曰我豈於斷獄之閒有未順於理者乎得無有冤枉者乎日日自省惟恐其不順於公義也如此則處心積慮惟

善言是從善道是思義於是而明矣夫君臣所以相與成治功者以相知而不相疑爾成王知康叔之心所以付之以重任而不疑康叔知成王之心之德所以受此重任而不疑且成王知康叔之心而不及德康叔知成王之心而又言德者此有深意葢康叔心可以為賢者而未有所得成王則有所得矣德者得也惟有所得則見天下之理如燭照數計故凡所以告康叔者以明德慎罰之說而推演文王之意者皆

以成王周公實有所得而然也

張氏曰且夫康叔所居者商之故都所治者商之頑民故其刑罰之所施必以殷之彝倫為監亦政由舊之謂也用其義刑義殺使之隨其成心而師之者也然而義刑義殺之道不可任一人之私意好惡喜怒要之合乎至公而已汝雖小子其心之善故非衆人所能及也朕心朕德惟乃知者言我之心德亦汝所知則我之所為汝無不知之也未有若封之心則汝

宜為諸侯而在兹東土朕心朕德惟乃知則我之所
以告汝者皆所能行汝故知之而不可不聽從之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無垢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
足暋强也寇攘姦宄殺越人其凶如此是乃强於為
惡惟日不足不以死為可畏者也逆天下之大情如
此等人誰不惡之憝惡也葢人性本善故見孝悌忠
信仁義禮智之人人皆愛之是人性本善也見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者無不惡之是非人性所有乃禽獸豺狼異類也人之所惡聖人亦惡之此刑之所以制也

張氏曰自得罪者罪自己致非為人之所誘陷也凡民之自得罪有寇攘者有為姦宄者有殺越人于貨者完而攴之之謂寇以手勝物謂之攘衆聚於外謂之姦剛窮於內謂之宄